

私

家

秘

藏

小说百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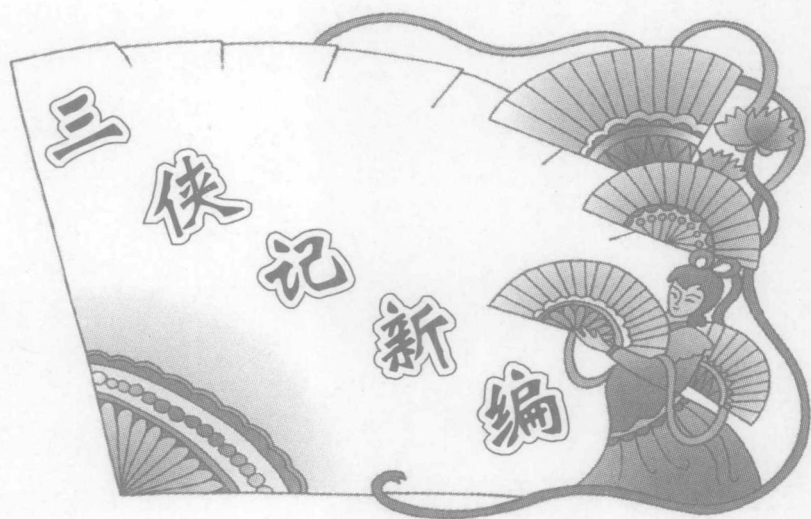
私家秘藏

小说百部

主编 金成浦 启明

第五十九卷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不题撰人

目 录



三 侠 记 新 编

第 一 回	升平桥义侠赠剑	(5)
第 二 回	争春园英雄救人	(11)
第 三 回	雪浮亭豪杰助阵	(16)
第 四 回	松林内仙长指迷	(21)
第 五 回	假响马勇劫小姐	(26)
第 六 回	真英雄冲散强人	(31)
第 七 回	破佛寺白璧遭险	(36)
第 八 回	紫霞轩赤绳联姻	(41)
第 九 回	吴经略奉旨代寇	(46)
第 十 回	常公子激友游湖	(51)
第 十 一 回	昧理谋奸身受辱	(55)
第 十 二 回	仗义医疮遇异人	(59)
第 十 三 回	聚义赠剑说冤枉	(64)
第 十 四 回	施计放火盗人头	(69)
第 十 五 回	为友除病忘天理	(73)
第 十 六 回	扳医入狱起沉痾	(77)
第 十 七 回	张仲怕累明知府	(81)
第 十 八 回	马俊喜逢活真师	(85)
第 十 九 回	阮氏卖俏寻男子	(88)
第 二 十 回	春香偷情引主奴	(91)
第 二 十 一 回	醉歌园鲍刚逢友	(94)
第 二 十 二 回	金鸡巷太守白冤	(98)



第二十三回	假传圣旨害忠良	(102)
第二十四回	重改口供顺奸恶	(106)
第二十五回	救风公一人报德	(110)
第二十六回	杀赃官百姓沾恩	(113)
第二十七回	风栖霞误入烟花	(117)
第二十八回	常云仙欣逢贞烈	(120)
第二十九回	箴片邀饮空欢喜	(124)
第三十回	丫鬟泄漏脱灾厄	(128)
第三十一回	居二姑冷容惹祸	(132)
第三十二回	武大汉妒奸行凶	(136)
第三十三回	狠上狠杀人灭口	(140)
第三十四回	误中误认假为真	(144)
第三十五回	三进开封索宝剑	(148)
第三十六回	两案人命审真情	(152)
第三十七回	因贪财横死奸党	(157)
第三十八回	为施恩放走家丁	(162)
第三十九回	铁球山喜燃花烛	(166)
第四十回	银安殿笑接彩球	(171)
第四十一回	常让怒怪假柳绪	(176)
第四十二回	马俊义奏真史通	(180)
第四十三回	三法司坚持异见	(184)
第四十四回	九重主恩封功臣	(189)
第四十五回	遇金翁情结父子	(194)
第四十六回	征米寇天降神仙	(199)
第四十七回	真驸马承恩招赘	(203)
第四十八回	众公侯奉旨团圆	(208)

第一回 升平桥义侠赠剑



三
俠
記
新
編

说话汉朝有一世宦，洛阳县人，姓郝，名鸾，字跨凤。他父在日，曾授镇殿将军，母亲吴氏诰命夫人。不料父母双亡，又无兄妹。这郝鸾生得面如重枣，两道浓眉，身長七尺有余，肩宽背阔，勇力过人。若论诗词歌赋，可以成篇；武艺刀枪，件件皆精。生平性格超凡，他父母所留百万家资产业，怎当得他专拿来交天下豪杰。而且济困扶危，挥金如土，不上几年，家资净费。不意房屋又遭天火而焚，家人奴仆各自散去，只有一个老家人相随。思想再造房屋，无有银钱。虽有些相好捐资，郝鸾不肯受人分文。只得与家人住在祠堂之中，每日演习武艺而已。

光阴迅速，不觉一年有余。时至降冬天气，大雪纷纷。适有朋友请至城中。饮酒赏雪，至晚方回。出城归来，那雪更大，风狂迷眼，房舍如银装砌的一般。这郝鸾冒雪而行，刚到升平桥边，上桥行走，耳内听得说卖剑，连叫几声。那郝鸾听了“卖剑”二字，他便住了脚。回头一看，只见一个道者，头戴铁冠，身穿玄色道袍，手捧三口剑。这郝鸾走向道者面前，将手一拱，言道：“道翁手内宝剑，可借与弟子观看否？”那道者把郝鸾上下一看，便说：“壮士，你要看贫道的宝剑么？”郝鸾道：“正是。道者说：‘这等大雪纷纷，却怎好看？可去背雪之处，方才好看。’”郝鸾道：“此处离舍下不远，请老师到舍下去何如？”道者道：“怎敢造府。”当下二人踏雪到祠堂，见礼坐下。郝鸾问道：“老师仙居何处？宝剑何名？”道者笑言：“贫道游于四方，遍访天下的好汉。贫道姓司马，名傲，别号杲杲子。壮士可是郝跨凤



么？”郝鸾闻言，吃惊说道：“弟子眼内无珠，多有得罪。”郝鸾与道者又重见礼坐下。司马傲道：“公子要看贫道的宝剑吗？”遂双手捧着递与郝鸾。郝鸾接过剑来，掣出剑鞘，只见那剑光华夺目，霞彩惊人。遂摘一根头发放在剑口上，便吹一口气。那发即两段，真乃吹毛利刃之宝。三口宝剑，郝鸾一一看过，爱之不尽。言道：“弟子不识，三口宝剑何名？请问仙长指教。”司马傲道：“公子不必相问，只看剑靶上三个字便知其名。”郝鸾复又掣剑出来看，三口剑上，字甚是明白，一名“龙泉剑”，一名“攒鹿剑”，一名“诛虎剑”。看毕，便问道：“请教仙长，每口价银多少？”司马傲道：“每口要紫赤金一千两，也不为多。”郝鸾道：“弟子手内乏钞，买不起，真正得罪，望仙长恕罪。”司马傲道：“公子此言差矣！大丈夫志在四方，怎说‘买不起’三字？贫道看公子尊品，非等闲之辈，日后必有大富大贵之兆。古人说得好：‘宝剑赠与烈士，红粉送与佳人。’若公子有爱剑之心，贫道三口宝剑俱送公子何如？”郝鸾道：“仙长是取笑小生了。”司马傲道：“怎敢取笑公子！但公子终身富贵，俱在此剑上出。只是公子只用一口，那两口另有英雄用他，贫道烦公子访寻好汉，若有比公子强些的。便可赠他，日后做得一番事业。”郝鸾道：“蒙仙师指教，又赠宝剑与弟子，但不知英雄出于何处？”司马傲道：“此处无人，可去河南开封府寻访，那时自然遇见奇异义气之人。但贫道理当奉陪前去才是，奈贫道还有些正事。”言毕，起身就走。

那郝鸾谢之不尽，又留他不住，那司马傲临别之时，说道：“公子，千万莫负贫道三口宝剑。”郝鸾点头相应，言道：“弟子谨依师命。”拱手而别，郝鸾见司马傲是个高人，却也不敢违他吩咐，就与老家人商议道：“由此到河南开封府去，路途遥远，盘费全无，怎生去得？”老家人道：“大爷虑得极是。且把今岁过了，到明岁开春时节再作区处，那时待老奴慢慢作法。”郝鸾依



言。

光阴似箭，不觉又到岁暮，除夕已过。正是：

诗曰：

爆竹一声催腊去，梅花几点送春来。

郝鸾过了元宵佳节，又对老家人说：“正月将终，我要行走动身出门，你还是怎样替我作法？”老家人道：“为今之计，只得与那些受过大爷恩惠的，与他们借些盘费、衣服、行李才好。”郝鸾道：“怎好与他们启齿？”老家人道：“相公不必开言，等我们与他们说便了。”郝鸾道：“你可就去请他们来。”

那老家人去不多时，请有四十多位人来，到祠堂中与郝鸾见礼，礼毕，依次坐下。只见众齐道：“大爷呼唤，有何吩咐？”郝鸾只不开口。老家人在旁说道：“我家大爷请列位到此，并无别事，只因要到河南开封府去。有一亲眷，几年未曾望看，前日有信到此，请大爷前去走走，奈路途遥远，欠缺盘费、行李、衣服。想来想去，并无别处作法。转是老奴思想到列位身上，大家量力帮助，日后加利奉还，所以请列位来一同商议。”那众人道：“我等蒙大爷天高地厚之恩，尚且无以可报。”内有一个说道：“我的父母承大爷多少恩情！”又有一人说道：“我们有了官司，要大爷救出来，大恩未报。”众人又说道：“我们的家私，情愿与大爷分用。”郝鸾道：“列位若出此言，我就当受不走，连帮我盘费不敢领了。”众人见郝鸾如此，便道：“小弟说话，一时唐突，大爷休怪小弟们。”众人又说道：“我们等大爷动身，我等量力而行便了。”郝鸾说：“承列位雅爱，容日自当拜谢。”众人告辞说：“小弟们权且告退，明日即当送上。”郝鸾道：“真真蒙情。”送众人出门，长揖而别。

且说众人到一个僻静所在，共同商议道：“这郝兄是个大丈夫，来日是他出门，况且没有向众人开口说过借贷的话，今日我等大家开了名字，一一凑出程仪。”有送二两的，也有送一两五



钱的，也有多少不等。登时写了六十多两银子，还有些人未曾开写，众人各自散去。到次日，总凑一堆，俱到郝家。众人道：“蒙大爷吩咐，小弟们不敢违命。”遂将银子并各人名字开单放在桌上。郝鸾道：“我实不过意，蒙各位厚情。”众人道：“小弟理当奉敬，怎当得此话！”大家朝上一揖，躬身而散。郝鸾的家人把银子单帖收了。次日，还有好些朋友，听见郝鸾要去开封府，齐来帮助。郝鸾一一收了，共有二百多金。叫家人去备了行李、衣服，又雇得几个牲口。郝鸾又谢了众人，择了二月初二日起程。众人备酒与他送行。直到初一日，郝鸾买了三牲，拜辞宗祠，又到坟前，祭辞父母。当晚，用了夜饭，又取几两银子与老家人，又拜托众朋友照看老家人。次日天明，用过早饭，吩咐老家人：“我去之后，用心照应门户，多则半年，少则两三月就回来了。”老家人说：“不须大爷吩咐，自然晓得。只是大爷路上须要小心。”便把行李牲口备办成了。郝鸾将银子收在身边，腰中挂了龙泉剑，那两口宝剑，收在行李之内，跨上牲口，主仆洒泪而别，投河南开封府而去。

一路晓行夜宿，非只一日，那日到了河南开封府。进得城来，寻了下处，进了客店，便收人搬行李进店。小二拿了一壶茶来说：“相公用饭？”郝鸾道：“取来。”小二取了酒饭，郝鸾用过，小二收去，一宵已过。到了次日，郝鸾来到街坊，寻访英雄。虽有几个人，入眼不上。又访几日，并无一人。一日，就在店门口，便问小二道：“这里可有甚热闹所在玩玩吗？”小二道：“相公要玩去，出了西门，不上二里路，有一争春园，里面百花开放，何不去饮酒散闷？”郝鸾闻言，此处却有玩处，便将房门锁上，叫小二看好了房门：“我去去就来。”

郝鸾出了店门，奔争春园而来。一路见玩的人，三三两两而去。郝鸾随了众人，行走有二里多路，远远望见园林，只见挂着一面白粉的招牌，上写“争春园”三个字。内里共三十多座亭



台，两边数不尽的楼阁，当中有一小亭，上写“四贤亭”三字，郝鸾便走上亭来。当中放张八仙桌子，八张椅子，郝鸾就在椅上坐下。只见一个书僮扫地，他便放了笊帚，在炉上炮了一盖碗细茶，捧到郝鸾面前，叫声：“爷，请茶。”郝鸾认是园内倒来的茶，一饮而净，将碗放桌子半边。那书僮又到面前：“爷还是吃酒，还是游玩？”郝鸾道：“你问我则甚？”书僮说：“非是小人放肆，这亭子是我家定下的，爷若用酒，请去别处，恐怕我家爷来责罚小的，故此得罪爷。”郝鸾道：“说得有理，少刻就走。”

小僮依旧扫地，不一时那书僮跪到郝鸾面前说道：“家爷来了，请爷速行。”郝鸾因他照会过的，立起身要走。那位长者早已进来，头带金线方巾，身穿大红直缀，足下绦袜珠履，花白胡须，年方六十以下，后随一位书生，头带片玉方巾，身穿天蓝直缀，足下珠履绦袜。后跟二名管家，抬了食盒。那老翁见郝鸾头戴红巾抹额，淡红箭衣，麂皮靴子，面如重枣，两道浓眉，气象昂昂，威风凛凛。那老翁爱之不尽，想道：“天下还有这等英雄！”笑嘻嘻拱手上前，说道：“老夫欲与兄一叙。”便到阶前一手挽住郝鸾。郝鸾连忙欠身说：“晚生惊驾，望大人恕罪。”二人到亭子上，见礼坐下。小童献茶。那老翁道：“足下不是开封府人，贵处何方？”李鸾道：“晚生乃洛阳人氏。”老翁道：“兄是洛阳人，老夫有一相知，兄可认识否？”郝鸾道：“不知大人相知是何人？”老翁道：“老夫相知之人，声名浩大，世人都称他为‘小孟尝。’此人交结四方朋友，名叫郝跨凤。他父在日，曾与我同盟，况又同僚，兄可知否？”郝鸾闻言，道：“小侄不识金面，多有得罪。”老翁道：“原来是跨凤贤侄！”站起身来重见一礼。郝鸾道：“老伯高姓大名？”老翁道：“姓风名竹，字名山，曾授太常寺少卿，因有病辞职。”又指那书生道：“此是小婿，姓孙名佩，字玉琢，他父亲曾做武昌府，亦与令尊同盟。”郝鸾道：“先父在日，曾向小侄言过，不知老伯今日驾临在此。小侄孤身路



远，少来与老伯孙世兄候安聚会。”孙佩道：“真乃幸遇，望兄恕罪。”郝鸾起身，辞别道：“小侄失陪。”风公与孙佩道：“今日幸会，连请也请不至，怎出此言？”郝鸾道：“怎好叨扰？”那风公道：“请坐，”不上一会，摆下酒席。那风公请郝鸾首坐。郝鸾道：“老伯请上坐，小侄怎敢上坐。”孙佩道：“郝兄是客，家岳是主。哪有主人僭坐之礼？”风公又道：“小婿言之有理。”谦逊一会，郝鸾只得告坐，风公对坐，孙佩横坐。

家人送上来，吃了几杯，只见两乘大轿到来，跟随仆妇们，竟奔四贤亭上来。家人向风公道：“夫人小姐到了。”风公道：“请他们往浮山亭去吧，此处有孙姑爷，在此不便。”家人领命，叫那轿子抬到浮山亭，转弯抹角去了。郝鸾道：“小侄有屈老伯母、世妹了，今日礼该拜见，恐其不恭，唐突不便，明日到府上去见礼罢。”风公道：“明日少不得过来，奉请到舍下叙谈。”又敬了几杯酒，各谈些闲话。又见孙佩谈些诗文，郝鸾谈些武艺，谈得甚是投机，风公大悦。

正谈得高兴，下面又到了一起人。先一位头带方巾，身穿大红直缀，面麻无须，足穿粉底乌靴。左首一人，面麻有须，儒巾儒服打扮。右首一人，不上三尺，也是一样儒服方巾，后跟有二十多名管家。风公孙佩吃了一惊。不知这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争春园英雄救人



三
俠
記
新
編

话说那位公子，同了两个帮闲的，正到园中之时，朝四贤亭一看，低言向二人说道：“老鲍，你看亭子上面，却是老风同了孙佩在此。我大爷正要寻他，今日却好撞见，待我抓他下来，打他一顿，与我大爷出气。”那矮子道：“这却不可，我自有道理。”对公子低言道：“门下才听得有人说，他家夫人、小姐也在园内玩耍。大爷可将打手传来，抬一乘小轿伺候抬风小姐。况且那同坐的汉子，却是个精壮之人，此时动手，恐那汉子动气。此刻我们人少，等打手到此，人多势众，不怕那人。再把风小姐抢去，与大爷完姻就是。老风与孙佩告状，门下做个硬保，就到官，官不敢断离。不知大爷意下何如？”公子道：“老石的计策甚好，提起孙佩，夺我婚姻，恨不得食他之肉，方泄我恨。”那姓鲍的说道：“大爷不必性急，少不得处治他。”公子点头，叫家人回府，叫齐打手快来，公子同鲍、石二人，往雪浮亭等去了。

且说风公、孙佩，见三人去了，风公对孙佩说道：“早知遇见此贼，不来到也罢了。”郝鸾看他郎丈二人低言细语，面上失色，有些惧怕之意，便问道：“方才面麻之人是谁？”风公道：“不瞒贤侄说，老夫与他，不知哪世的冤仇。此人姓米名玉，字斌仪。他父乃当朝宰相，名叫米中立。那长汉，姓鲍名成仁。那个矮子，姓石名谈，只因他生得矮小，人人叫他石敢当。我无子侄，只生一女，名栖霞，今年十六岁，虽没天姿国色，却也端正。米斌仪访和小女才貌好，叫鲍成仁、石敢当二人前来做媒。我想米中立是个奸臣，日后有祸，况且他儿子米斌仪，生得丑陋



无才，倚他父亲之势，信鲍石二人引诱，所为皆不公不法之事，又强占民间妇女，用强夺人田地，无所不为，无法无天。虽有地方官，不敢拿他。老夫所以不允。他见前月小女许配孙佩，米斌仪闻知，甚是不悦，屡与我翁婿不对。况我年已六旬，小婿书儒，不和他作对，屡屡受他之气。今日来此地，仇人窄路相逢，恐吃他的苦了。”孙佩道：“米家打手甚凶，而且岳母在此不便。”郝鸾听了，怒道：“开封府内，怎容此人！若论别的，不敢领教。若说打字，小侄最喜的。有小侄在此，他也不敢来打。他就是来打，总在小侄身上，不怕他，老伯放心。”风公道：“虽然如此，贤侄如此打得许多人？”郝鸾道：“非是小侄夸口，有名的好汉，也不知见过多少，何况这一般鼠贼！”风公和录佩见他如此说来，却不好再说惧怕，只愁在心。三人又饮了几杯酒。

且表米府家丁吩咐开园的道：“我家公子，与那四贤亭上风公作对。”店主人听了，叫小二和那些饮酒人说明，今日米公子抢风小姐，打那老风与孙佩。那些人听了，谁敢管事，尽都散了。风公在亭上，见众人纷纷四散，心内着急，又不好催郝鸾动身。那店小二忙忙的收拾碗盏，恐怕打碎。走堂收拾桌椅，小二捧着碗盏往后走。方才转弯，不防有人在此解手，站立身来才把裤子撂好。小二不曾提防这人，将碗撞在地下，油汤油水泼了一身。那汉子说道：“亡八畜的，你家死了人！这等慌忙，油汤浇我一身。”小二一看，吃了一惊。见此人身长九尺，就象钟馗一般，白布扎头，青布箭衣，足下着一双皮靴。小二连忙赔罪道：“小人因米府要抢风小姐，恐其相打，收拾家伙忙了些，多有得罪。碗盏打碎，总是小人晦气。”说毕，拾起碎碗便走。那人挡住道：“你把话说明再走，也不要你赔衣服。若说不明，俺就打死你这狗头。”小二道：“我的爷，莫动气，待我说与你听。我说这开封府姓风的，曾做太常寺少卿，生下一女，十分美貌。有姓米的，他父是朝中宰相，他公子要与风家求婚，风公不允，将小



姐许了孙佩，米家心中不悦。今日那风爷同孙相公，又有一红面人，在四贤亭吃酒玩耍，他夫人、小姐在后亭游玩，米公子看见了，叫许多打手要抢风小姐。我家店主恐怕打碎家伙，故而收拾。爷是外路人，不可在此处，龙蛇混杂，恐有不便，请爷出去吧。”那人道：“天下有这事，你去收拾家伙。”你道那人是谁？乃京都顺天府人，姓鲍名刚，号子英，有个别号“披头太岁。”这人性情粗鲁，他祖父曾留万贯家资，被他尽纳交天下英雄。无心在家，每日闲游闹市，惯打不平之事。那日街上有个坐地虎，叫做王命，父子、叔侄、兄弟九人，专放利债，与人吵闹，遇老鲍性起，打死王家五人，逃到开封府。闻有争春园热闹，进园来游玩饮酒。听了小二之言，心中不忿，道：“清平世界，要抢良家女子，俺且看那红面汉子，可能保他翁婿否？”走到四贤亭一看，见郝鸾在那里用酒，如一史猛虎。鲍刚暗想：‘此人勇壮，可保二人了，我不必在此，且往浮山亭去保那女眷要紧。’转过弯，只见门后一条门帘子，拿了悄悄的躲在后亭，等米家人抢小姐之时，好动手打他。

且言米公子生性好狠，养一班亡命在家，以为羽党。有十个最狠的，总有别号：

猛似虎的项羽，爬山虎的樊哙。

摸着天的王剪，金头太岁章邯。

银须金刚廉颇，五花蛇的李牧。

黑天王伍明甫，铁头和尚卞庄。

笑面虎白起，有勇无谋袁达。

还有八名好汉，比做恶星：

天将星金白礼，灾害星的卞元。

天力星的方朋，岁杀星李元甫。

官符星的周瑞，吊客星的毛进。

岁寇星的詹常，白虎星邹成文。



这十八条好汉，领头走进，后跟乃三十多人，都到争春园赌胜。到园内雪浮亭上来，见米公子，说道：“大爷呼唤小人等，哪处使用。”石敢当道：“列位，并无别事，只因孙佩占了大爷的亲事，那风竹先受过大爷财礼，有我同鲍兄为媒，后又许孙佩。今日夫人、小姐、风竹、孙佩，俱在此园游玩。列位把小姐抢回府，再辱打孙佩、风竹二贼，事成之事，重重有赏。”那些人道：“风竹如此欺心，古人云：‘一个女儿，吃不得两家茶。’先许大爷，又许孙佩，其情可恶，其理不通。总在我们身上，代与大爷出气。”一个个脱去衣服，穿扎停当。鲍成仁叫小二拿酒饭与众人壮威。那石敢当道：“哪几位到浮山亭去抢小姐，哪几位到四贤亭打孙、风二人？”金白礼道：“我领数人抬轿往浮山亭去。”

此时，园内门已闭了，米公子领一班凶人来打风公、孙佩。风、孙二人看见，如木雕成，目瞪口呆。孙佩说声：“不好！打得来了。”郝鸾见米家打来，想道：“我先夸过口的，如今已打将来，料风、孙二人，必遭毒手，不免乘势打他们一顿，一者保他二人，二者显我武威。”郝鸾向风、孙二人道：“老伯与贤弟莫怕！有我在此。”把头巾按了一按，衣角掖在带内，四下一望，并无帮手之物，挺胸站在亭前，道：“有我在此，谁敢上来，”石敢当道：“红脸的汉子，不识时务，米相爷公子在此，快快下来，免你死罪。”郝鸾道：“哪个叫米斌仪？”米公子听叫他名字，便向前说道：“你这狗头，敢收我大爷名字。”郝鸾道：“你这麻狗头，敢在此纵横。”米公子大怒，便挽衣袖上前。郝鸾想：“我不免先下手打他个厉害。”米公子才要打来，郝鸾两条腿如飞风一般，把米公子右手用左手压下。翻上右掌打来。米公子说声“不好！”闪不及，打在腮上，滚将下来。鲍成仁、石敢当二人上前扶起，说道：“大爷站稳，怎么滚下来？”米斌仪连话也说不出，只是乱张嘴，石敢当急道：“快些！快些！大爷下腮被狗头打下来了。”典韦上前用手捧住，往上一凑。半晌，米公子道：“这贱



狗头好打呀，哪个代我把狗头抓下来，赏他银两。”有爬山虎樊哙，手持两根锡头棍，上前将手举起打来。郝鸾伸手捏住他的七寸子，举起腿来，往肚子上一脚。樊哙走不及，早已跌倒，两根棍子早被郝鸾拿在手内。项羽等人见樊哙跌倒，心中大怒，一齐上前。郝鸾手起棍落，打得一个个跌下。也有打断脖子的，也有打破头的，哭哭啼啼，哀声不止。鲍成仁又叫人回府再叫些打手来帮打。

且说那十个凶神去抢风小姐，恰恰遇着狠太岁。不知怎样相打，且听下回分解。